

小能人文学丛书

LU DAO
MI ZONG

绿岛迷踪

——大仙探布劳姆兹斯特丛书之一——



阿瑟·柯南·道尔著 林德格伦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小能人文学丛书

LU DAO
MI ZONG

绿岛迷踪

阿斯特里德·林德格伦 著

朱疆源 滕守尧 译

I516.4
37

44

花工师范学院分馆

分类号 I516.4

排架号 37

总号 184582

图书馆藏书



来广营藏书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347181

文彬艺术出版社

(京)新登字140号

Kalle Blomquist, Eva-lotte und Rasmus Von Astrid
Lindgren

Copyright: Verlag Friedrich Oetinger Hamburg 1976

(根据汉堡弗里德里希·奥伊丁格出版社, 1976 年德文
版本译出)

绿岛迷踪

阿斯特里德·林德格伦 著

朱疆源 滕守尧 译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顺义兴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6.125 字数127,000

199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000册

ISBN 7-5039-0969-2/I·468

定 价: 3.25元

《小能人文学丛书》序

——献给青少年朋友

滕守尧 朱骥源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青少年时代。

当人们进入成年，步入老年，这个时代便会幻化成一幅幅画面。无论你走到什么地方，这些画面都会像影子一样伴随着你。在你最快乐的时刻，在你最艰难的关头；在你独居静室，在你身居闹市；在你的睡梦中，在你夜梦初醒时；这些画面便变得异常清晰和活跃，它们在你的眼前跳动着，有时是那么调皮，有时又那么严肃；有时给人以指责，有时给人以安慰。

有人说，少年时代思想是最纯洁、最简单的，一旦长大进入成年，思想便变得复杂了。这句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成年人的思想确实是复杂了，但决不等于说少年时代就仅仅是纯洁和简单。少年是生活在一个和成年人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青翠的竹竿变成了奔驰的骏马，矮凳变成了海洋中行驶的大船，露珠变成了美酒，蘑菇变成了雨伞。在这个时代，每一件事，都是一个新的起点；每到一处，都感到格外新鲜。在成人眼里，也许只是一场可有可无的游戏，而孩子们却个个都一丝不苟，显得是那样严肃、认

真和威严！

少年之后，进入青少年，这是从独特的少年世界进入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过渡期。然而在这两个世界间，并没有一架从低到高的阶梯，而是一座烟雾缭绕的“桥”。人走在桥上，瞻前顾后，对前方的成人世界充满了好奇、迷茫、疑问和期望；对身后的少年、童年时代依旧恋恋不舍，藕断丝连，那截青翠的竹竿也许不再是一匹奔马，而一旦见到一匹真的奔马时，又丝毫想不到有马失前蹄，或有时也会被马踢翻的危险。

在这一微妙的过渡阶段，人的内心就像是一块吸水的海绵，假如此时，人能经验一千件事，就有一千种永远是新鲜的经验播入心田；假如人在此时，读了一千部饶有趣味的书，就有一千种永不磨灭的烙印留存在心间。它们全都是第一次，第一个或第一遭。因而即使你成年后悟到，其中有一些是那么可笑和荒唐，可一想到它们，便会引起一阵心的震颤。“望梅止渴”对某些人也许是一种根本就不现实的神话，但对那些曾经亲自品尝过梅子的人来说，却是一种毕生毕世活生生的体验。

然而不幸的是，并不是每个人在青少年时代都能经历一千件饶有趣味的事件，更不是每个人都能读到一千部使人激动万分的好书。

在旧中国的千千万万个书斋里，那一个个鼻子里还流着鼻涕的孩子们，每天朗诵的是使他们莫名其妙的“人之初，性本善……”假如到时背诵不出，先生便会在手上打板子。

有时候，一部《西游记》的书，已经读烂了，可过不了

多久，就会又捧在手上。对于那些好奇的青少年来说，又有什么法子呢？到哪里才能找到更多的令人解渴的好书呢？

解放初期，从苏联来了好几部引人入胜的好书，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等，它们曾使好几代青少年无比激动地“走”出了中国，与黄头发、蓝眼睛、高鼻子的洋孩子们发生了感情上的交流，一起经历了种种不寻常的革命历程，要问青少年们读这些书时的那股如痴如狂的劲儿及它们对人一生的影响，那些现年40—50岁的伯伯婶婶们，也许会有好多好多话要讲呢！

八十年代，翻译的书渐渐多起来了，越来越多的国内的作家们也开始关心起青少年读物了，然而离孩子们的渴求，还差得很远很远呢！上千种有趣的青少年读物，对于一个仍然只记得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的书市状况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然而有一天，在联邦德国的一个10万人的小城里，我们走进了一个青少年书店。在这里我们果真看到了上千种青少年读物。当时，我们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仅仅是粗粗地浏览，也花去了我们整整一天的时间。一个德国朋友告诉我们，在这儿，青少年读物和青少年录音录像，都必须保证内容健康向上，稍有淫秽，便进不了这个神圣的殿堂。我们心中暗暗惊叹，原来此地的家长们，也怕青少年们受污染（西方心理学家认为，青少年时期为危险期）。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立即掏出干瘪的钱包，买了几部书，回家后便埋头细读。在这些青少年读物里，果真倾注了作家们诚挚的感情和社会责任感，把青少年们引入了一个个新奇、曲折、健康、向上的青少年世界里。我们得到的一个最深刻的

印象是：书中所描写的青少年（许多也是独生子女），虽然都生活在舒适富裕的环境中，但他们却不以“小皇帝”自居，而是一些小能人。小能人们团结友爱、独立自主，不依靠父母，自己闯荡世界，也许是这些书中所描写的青少年的思想行为的主流。

也许就在此时，一种极为强烈的，可能是不太现实的愿望在我们心中滋生了：要是能从中选出一批书，然后用中国青少年朋友能够接受的语言翻译出来，不是对青少年朋友精神世界需求的一种弥补吗？！

也许这便是本丛书由来的最初动机。本丛书的第一批在文化艺术出版社许廷钧同志的支持和帮助下，就要与青少年朋友们见面了。如果这套书能受到青少年朋友的喜欢，请不要忘记为本丛书辛勤工作的许廷钧伯伯。

但愿本丛书将来能收进更多的当代、古代、中国、外国优秀的青少年读物；愿国内外学者、专家、作家、翻译家，能为本丛书添砖加瓦；愿未来某一天，也有成千上万种有趣的青少年读物出现在国内图书市场上；愿人人都在青少年时期都能读到许多有趣味的书，经历许多有趣的事儿。

1990.2.16

于西德明斯特

1

“卡尔！安第斯！艾娃！你们在吗？”

西克图斯仰着头，向面包师傅家的阁楼上张望着。他想，白玫瑰兵团的三位骑士，此时一定聚集在这儿，一听到他的喊声，立即会从阁楼的窗子里伸出头来。可是西克图斯等了好一会儿，也没见阁楼上有什么动静。站在西克图斯旁边的亚特，再也忍耐不住了，便扯起嗓子，大声嚷嚷道：

“喂！你们到底听到了没有，为什么不回答？你们……”

“难道他们真的不在？”西克图斯显得很惊奇，因为他决不相信，这些白玫瑰的骑士们，此时会离开他们自己的司令部。西克图斯踮起脚尖，又一次向阁楼上的窗口望去，果然不出所料，白玫瑰兵团的骑士，全在这里。只见卡尔亚麻色的头发在窗口一晃，紧接着便传来了他的声音：

“不在，实际上，我们并不在这儿。”他的口气听上去还挺肯定的。“我们只是装作在这儿。”

卡尔的这种幽默，对于粗心的西克图斯来说，简直是一种浪费。

“你们在干什么呢？”西克图斯仍然一个劲地追问。

“你怎么老问个没完？”卡尔不耐烦地反问道。

“你不知道，我们在玩过家家的游戏吗？我们三个人，现在已经变成了爸爸、妈妈和孩子啦！”

“谁管你们那些事！”西克图斯回答说，“我是问安第斯和艾娃是不是也在上面？”

“不，我们根本就不在这儿！”正在这时，又有两只脑袋从卡尔的旁边伸了出来，说话者，是艾娃——白玫瑰兵团的女骑士，“喂！红玫瑰们，你们又到这儿打什么鬼主意来了？”

“我们到这儿来只打扰你们一小会儿，和你们碰碰头就走。”西克图斯温和地说。

“我们很想知道，大肚佛^①现在究竟到哪儿去了！”白卡补充说。

“暑假到了，你们有什么打算？难道就让它白白地晃过去吗？”亚特也接嘴说，“你们是不是把大肚佛藏严实了，如果藏严实了，我们红玫瑰可要开始找了。”

听到这话，安第斯“吱溜”一声，顺着—根绳子，从楼上滑到了楼下，这根绳子，是白玫瑰兵团骑士们进出自己司

① 原文为木姆里克，是一块奇形的石头的名字。这块石头的形状，像一个大肚子的人，正弯着头，看自己的肚脐眼。为了便于小读者理解，译者将这块石头取名为大肚佛。——译者注

令部时的唯一工具，只见安第斯脚跟一着地，便大声嚷嚷道：“不错，我们早已经把它藏好了，现在该看你们的了。”一边说着，一边转过身，两眼直盯着红玫瑰兵团的头子西克图斯的眼睛，一板一眼地向他交待了有关大肚佛藏身之地的线索：

“黑鸟白鸟来做窝，
做窝做到荒山野，
古堡森森遥相望，
行动注定在今夜。”

“谢谢！”听到这样难猜的谜语之后，红玫瑰的头头嘲笑地回敬了一句，但又有什么法子呢？好吧！还是先猜猜看吧！西克图斯连忙率领自己忠实的部下，隐藏到附近的一个醋栗树丛中，秘密地商讨着。

“哇呀！这谜语我猜到了，白鸟黑鸟，肯定是指喜鹊，”亚特首先喊道，“他们肯定把大肚佛藏到了一个喜鹊窝里了，这种简单的谜语，连三岁娃娃都能猜得出来！”

“是呀！我的小亚特，你还真不简单，连三岁娃娃都能猜出的谜语，想不到，竟让你这个还在吃奶的小不点儿猜到了。”艾娃从阁楼上发出一阵嘲笑声。

“头儿，准我一会儿假，让我过去，先把她美美收拾一顿，再说！”亚特听到嘲笑后，气愤极了。

西克图斯则比较冷静，他知道，此时最重要的，是快点儿把大肚佛弄到手，为了这个目的，亚特当然应该放弃他刚才的想法。

“对了，这喜鹊窝一定是在一个能看到古堡的地方，可

这‘古堡’又在哪里呢？啊！对了，这古堡一定是指宫殿废墟。”白卡自言自语道，他的声音很小，这次艾娃没有听到。

“对，他们把大肚佛藏到宫殿废墟旁的喜鹊窝里了！”西克图斯顿时欣喜若狂，“快，我们马上采取行动，出发！”

红玫瑰兵团的三位骑士，一阵风似地跑掉了。只听到面包师傅家靠花园的大门“咣啷”一声，三位红玫瑰骑士便无影无踪了。大门的“咣啷”声传到了艾娃家的阳台上，连正在那儿睡觉的猫，也被吓得一下子跳了起来。面包师傅李沙德把头从工作间的窗子里伸出来，向他的女儿喊道：

“艾娃！艾娃！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想把我这个面包房震塌了？”

“这哪里是我们？”艾娃有点委屈地说，“这是红玫瑰的那帮野牛干的，我们出门时，可从来没有把门弄得这么响过。”

“怪不得呢！”面包师傅一边说着，一边把锅里的糖渍蜗牛肉放到鼻子前闻了闻，故意向白玫瑰骑士打趣地说：

“原来这又是红玫瑰们干的，你们白玫瑰可向来不干这种事，对不对？”

可过不了几分钟，白玫瑰的骑士们也一阵风似地从花园大门冲了出去，只听“咣啷”一声，这一次，连花坛上那几盆花的花瓣都被震下了几片，面包师傅摇了摇头，长叹一声：“这帮野牛，真不得了。”

这场玫瑰战争是在几年前的一个夏天的晚上爆发的。如

今都过去好几年了，战争仍在继续，双方都没有停战的意思。正如安第斯经常说的，连英国的那场玫瑰战争都打了三十年，我们之间的玫瑰战争当然也不能少于这个数字。

“英国古代那场玫瑰战争整整打了三十年，我们是不是还得长点？”安第斯说。^①

还是艾娃的头脑比较清楚些，她想了想，便提出疑问说：

“好好想一想吧！再过三十年，你都四十多岁了，到那时候，你还能腆着个大肚子到处上墙爬树地搜索大肚佛吗？要是果真那样，城里的那些小不点儿还不得把牙都笑掉了？”

这句话，就好像一瓢冷水，泼在了安第斯的头上。被人笑掉大牙？还会从十四岁的小孩子，变成四十多岁的人！真可笑！安第斯不由得对那些未来的小不点儿们愤愤然起来，是的，不久的将来，那城外的大草地，就不再是他们这些骑士们经常出没的地方了，这场有趣的玫瑰战争，以及这东躲西藏的追逐和嬉戏，他们都不能参加了，都要让给另外一批小不点儿了，以后看着他们玩，我们这些老玫瑰战士们还不是干馋不掉泪！到那个时候，你要是还想再参加进去，人家可就要笑掉大牙了。可他们这些小不点儿，又有什么资格取笑我们这些老玫瑰战士？我们应该让这些流鼻涕的小家伙记住：在他们还没有出生时，我们就已身经百战了。我们走的桥，比他们走的路还要多得多，哼！他们有什么资格来笑话我们？

① 在英国史上，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为了争夺王位，不断发生战争。双方各佩有标记，红玫瑰代表兰开斯特家族，白玫瑰代表约克家族。这场红、白玫瑰战争从1455年一直打到1485年，历时30年。——译者注

安第斯忧伤极了，艾娃的话使他感到，一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现在如果再不抓紧时间痛快地玩一玩，以后可就没有机会了。

“不管怎么说，我们这几年的时光没有白费，什么人也沒有像我们这样玩得痛快呀！”卡尔安慰安第斯说，“等着瞧吧！这场玫瑰战争一定会继续下去的，我们得向那些小不点儿们好好露一手，别让他们小瞧了咱们。”

艾娃同她的两个伙伴的心情是一样的。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能同这场玫瑰战争相比？即使她将来成为大腹便便四十多岁的老太太，这场玫瑰战争也会留在脑子里的，这些夏日的愉快的追逐游戏，会给她留下永恒的回忆：她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一行人，赤着双脚在城外软绵绵的大草地上奔跑的情景；她也不会忘记他们跑过小溪时，那温暖清澈的水抚摸他们那有点疲劳的脚趾时的惬意感受；她更不会忘记，当他们白玫瑰骑士蹲在面包房阁楼上共商大计时，阳光从窗子里射进时的那种神秘的气氛。这一切的一切，都永远不会从她的记忆中消失的。一想起玫瑰战，这神圣的战争，她就想起了那一个个温暖的夏日，那徐徐的微风和这充足明亮的阳光。每到秋天，天气就会变得阴冷潮湿，争夺大肚佛的玫瑰战争就不得不停止一阵子，再说，那个时候，学校又要开学了。他们一天到晚又得忙着做功课了。一直等到第二年春天，大街上的栗树又重新开花的时候，他们的心里便又有了新的希望，因为再过不久，玫瑰战争又要继续开始了。

现在正值夏天，面包师傅李沙德家后花园里的玫瑰开得正旺，玫瑰战争也进入了如火如荼的高峰。

巡警布乔克正在大街上执勤，他先是看见红玫瑰的人马飞速从他眼前经过，然后便一直冲向宫殿废墟的方向。过了几分钟，白玫瑰的人马又奔过来了，他们从他眼前急匆匆离去，艾娃冲他喊了一声“你好，布乔克叔叔”，可话音还没落地，她那一头金发，便从街角消失了。布乔克心里明白，他们准又是在争夺那个大肚佛！这场玫瑰战争终于又爆发了。他不由地从心里发出一阵感叹：这个大肚佛在这群小不点儿眼里怎么会那么珍贵？可它明明是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啊，只不过形状上比别的石头特别一些罢了。可谁能想到，就是这么一块普通的石头，竟引发了这场玫瑰战争！小孩子的事，可真难理解！又有什么必要为了一块石头争来争去的？想到这儿，布乔克叹了一口气，摇摇头，继续向前巡视，可心里却仍然在琢磨这件事。走着走着，猛一抬头，看到河对面有一辆小汽车停错了地方，便加快脚步，向那辆汽车走去。

正走到半路上，布乔克便又停了下来，原来，他看到河水中有一件什么东西，正从桥洞那儿，慢慢地向他站的地方漂过来。他走近一看，“哈哈”！原来是一张旧报纸！正要离去，报纸上的一行大字赫然出现在他的眼前，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轻轻念道：

防弹轻金属

军事工业的革命

——瑞典科学家解决了一个全球性的科学难题

念完后，布乔克不由得又叹了口气，嘴里嘟嘟囔囔

地说：

“军事工业，军事工业，假使人们只是为了好玩，就像孩子们为了争夺大肚佛那样——而打仗，就用不着军事工业了。我还是别想这些了，还是去管一管那辆停错了地方的小汽车吧！”

“我敢肯定，他们一定会首先到宫殿废墟的后面去搜索。”卡尔猜测说，一想到对方已经中计，卡尔高兴地欢呼起来。

“正因为如此，我才在那儿为红玫瑰们留下了一张纸条，”安第斯咧嘴笑着，“他们读到这张纸条，一定会气得暴跳如雷，我们快点藏到他们附近的地方，去看看他们的丑态。”

正前方不远处就是宫殿废墟了。那片高大的断墙残壁在蔚蓝色天空的映衬下，显得狰狞可怕。这片丑陋的宫殿废墟，早已被人们遗弃多年了，它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谁也不愿到这儿来，这地方太荒凉，太可怕了。然而白玫瑰的骑士们却不管这些，他们一步步向上爬着，城市的那些熟悉的建筑物已经远远地被抛在脚下了，越往上爬，住户就越少了，在到达宫殿废墟附近时，便只有少数几间住户了。与山顶上那座巨大的建筑遗址相比，它们看上去简直可怜极了，在离宫殿废墟一里之遥时，安第斯作出决定，白玫瑰骑士们不必继续向上爬了，他命令骑士们就地停下，躺在草地上耐心等待那些上了当的红玫瑰骑士们返回。

“古堡森森遥相望……哈哈哈！”卡尔一骨碌躺到安第斯

的身旁，开始嘲笑起红玫瑰来了，“他们也不好好想想，南极洲不也同古堡遥相望吗？何况我们藏大肚佛的地方是容克坪，那儿比起南极洲近多了。”

“完全正确，”艾娃赞成说，“我们如果从来也没说过，这个喜鹊窝是在宫殿遗址的附近，如果红玫瑰偏要这样去理解，我们又有什么办法！”

“他们还得谢谢我们呢，”安第斯有点挖苦说，“我们明明知道他们找错了地方，但还追着他们的屁股，一直爬到了艾克伦斯别墅这儿，陪着他们受这份罪，可以说，我们的行动是正大光明的，也是无可指责的。”

“当然了，我们向来都是正大光明的，”艾娃哈哈笑着说。可她的声音刚落，紧接着，便又是一声惊呼：“快看，在别墅的阳台上，有一个小不点儿，像是一个小男孩！”是的，那个在别墅的阳台上站着的，的确是个小男孩。这个发现，对艾娃来说，简直太具有吸引力了！已足够使她暂时忘记大肚佛了！这位一向以敢打敢冲有名的白玫瑰女骑士，似乎突然得到了一个能够展示她那女性的温柔的机会。尽管她旁边的白玫瑰兵团司令一再告诉她，现在战争正处于关键时刻，还是不要走过去为好，但还是不能阻止她那一步步地向前移动的脚步。艾娃的这一变化，使卡尔和安第斯感到无比的惊奇。对于卡尔和安第斯来说，这样的小不点儿，只不过是一个喜欢打打闹闹的流鼻涕的小淘气罢了。可艾娃就不同了，她一见到这个小不点儿，就像见到魔术团中的那只可爱的小象，一下子便中了魔，身上的所有的男性气质突然一扫而光了；她的目光变温柔了，声音也变得柔和起来，连走

路的步态都娇滴滴的了，一切的一切都散发着一股浓烈的女性气质。这在卡尔和安第斯的眼里，简直是不可饶恕的。他们眼下最需要的是昔日那个粗声大气，勇敢冲杀的艾娃，目前战争已进行到关键时刻，万一西克图斯他们此时来一个突然袭击，白玫瑰兵团岂不被打个落花流水。到那时，玫瑰战争史上就将留下耻辱的一页，想洗也洗不掉了，这让安第斯和卡尔怎么能不着急呢？

就在这个时候，站在阳台上的那个小不点儿，也发现了他家门前的草地上，来了一群很有意思的人。只见他挪动着小步子，小心翼翼地 toward 花园的大门走来。一看到艾娃走了过来，便站住了：

“喂！你好！”他有点害羞地招呼说。

艾娃也在草地上站住了。脸上露出被安第斯和卡尔所嘲弄的那种傻乎乎的温柔的笑容。

“喂！”她也招呼道，“你叫什么名字呀？”

小不点儿瞪着一对深蓝色的大眼睛上下打量了一下艾娃，对她脸上的这种傻乎乎的笑容似乎很习以为常。

“我叫拉斯姆斯，”他一边回答，一边用脚趾头在花园路的沙地上来回乱蹭着。说完后，又向前挪动了几步，来到花园的栅栏前，把脸贴在篱笆上，那个长满雀斑的小鼻子，都快伸到栅栏板条的外边了。他两眼直盯着坐在栅栏外面草地上的卡尔，乐得脸都变形了。他大声向他们招呼道：

“喂，你们听见了吗？我叫拉斯姆斯。”

“是的，我们早就听见了。”卡尔远远回答说。

“你今年多大了？”艾娃温柔地问。